

异世奇情
系列
003

LONGCANG
FENGGIN
素子花殇
下
作品

她为他倾尽所有，他将她逼上绝路。
她逃离，他放手。
她以为她的人生能重新开始，却不知，
她只不过是他的左手，跳到了右手。

龙藏凤隐



人前，他是被大火毁了容貌、毁了双腿的王爷。
人后，他是侵她心、夺她身的男人。

他温柔如夜，把情欲流放；
他缠绵不惜，把爱碾成碎片……

偷心圣手素子花殇
力献史上最极致的禁忌情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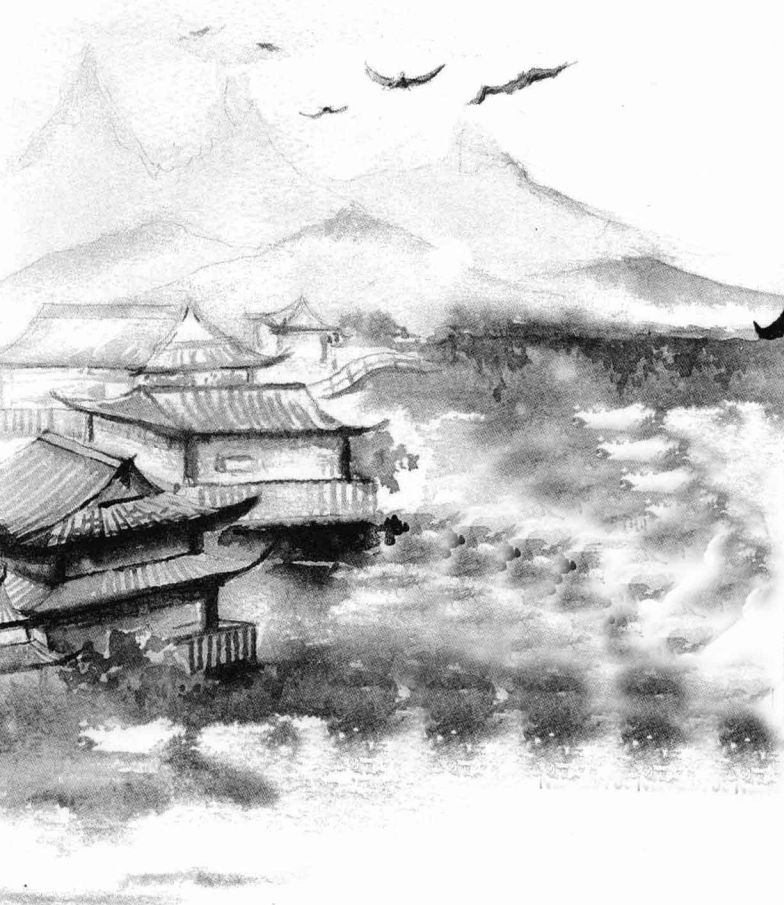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异世奇情
系列
003



龙藏凤隐

SIZHUANG WORKS
素子花殇
LONGGANG
FENGYIN
作品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藏凤隐: 全2册 / 素子花殇著. —南京: 江苏
文艺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99-6942-8

I. ①龙… II. ①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315955号

书 名 龙藏凤隐
作 者 素子花殇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戚兆磊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戚兆磊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56千字
印 张 34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942-8
定 价 55.0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上
册
C
O
N
T
E
N
T
S

第 一 章	初嫁王府	1
第 二 章	冰火王爷	26
第 三 章	莫问君心	50
第 四 章	郎心似铁	74
第 五 章	赐我绝望	98
第 六 章	玲珑局中	121
第 七 章	将她撕碎	143
第 八 章	王的挚爱	165
第 九 章	吃醋的王	188
第 十 章	你心我心	211
第 十 一 章	梦醒时分	234
第 十 二 章	从此两清	258

龙藏凤隐

目
录
下
册
C
O
N
T
E
N
T
S

第十三章	被赐休书	285
第十四章	心之沉沦	308
第十五章	再次回京	331
第十六章	王的女人	353
第十七章	他竟是她	378
第十八章	金蝉脱壳	401
第十九章	再嫁王府	425
第二十章	宫外竞技	447
第二十一章	明白真心	469
第二十二章	真相大白	493
第二十三章	与君决绝	517
番外	宝贝的自白	535

龙藏凤隐



第十三章 被赐休书

晚膳是狱卒送过来的。

或许是考虑到两人一人是王爷，一人是王妃的身份，他们的膳食和牢房内其他几个犯人的是不一样的。苏月注意到，她和商慕炎的是食盒，虽说没有大鱼大肉，只是粗茶淡饭，但是，却也干净清爽，而其他犯人的，她看到，就是一个碗，往那儿一扔，就像给猪食一般。

用过晚膳，天就慢慢黑了下来。

商慕寒还是没有来，听说，是寻她去了。她不明白，既然现在要如此去寻，那夜为何又放她离开？寻来以后，又继续欺骗、继续禁锢、继续伤害是吗？可惜，她早已看清，她不会让他得逞。

阳光一点点消失在碗大的窗口，寒气随着冷风一股脑地灌了进来。

屈着腿抱着肩，她又往木柱上靠了靠。原本她就体寒，又加上这几日接二连三的创伤，她的身子单薄得就像一张纸一样。还没有到深夜，她就已经有些承受不过来。漫漫长夜怎么办？她不敢想。

“苏月，过来！”黑暗中，男人朝她招手，一双眸子晶亮得似能滴出水来。

苏月微微一怔，此番样子，此番口气，蓦地让她想起另一个人来。那人也是这般朝她招手，也是这般霸道口气，莫非养尊处优的皇室中人都是这般德行？

心中有些不悦，嘟囔道：“干吗？”

“过来，有重要的话跟你说！”男人口气似乎少有了认真。

苏月愣了愣，什么很重要的话？

“就这样说吧。”

“过来。”他坚持。

还真是一样的德行。苏月微微叹口气，朝他移了过去。到了他面前，还没来得及说话，手就被他一把抓了去。她一惊，下意识地往回收。

他这是做什么？手腕上的力道收紧，跟铁钳似的，她哪儿有那个力气收回来。

“商慕炎……”她一惊一颤，刚开口，一股暖流就通过两人交握的掌心慢慢渗透到了她的体内，缓缓涌向四肢百骸。身上的寒意渐渐浅了、淡了，直至彻底消失，身子被温暖一层一层轻柔地包裹，那感觉，就仿佛整个人都浸入了温泉之中，惬意舒畅。

“你说的很重要的事，就是这个？”苏月愕然抬眸，看向近在咫尺的男人。敢情他才一脸严肃要说的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帮她渡真气取暖吗？

“不然你以为是什么？”男人亦是抬眸回望着她，黑暗也难掩其眸中跳动的灼灼之光。

如果换了平时，他这个样子绝对能称之为风华绝代。

苏月愣了愣，道：“八爷还是放开我吧！原本众人对我跟八爷就是各种非议，如此这样要是被人看到，指不定又要被说成哪般，毕竟男女授受不亲……”

“男女授受不亲？”男人轻笑，好像听到了一个极大的笑话一般，“你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啊？本王虽然没有去殇州，可是却早有听闻，在行宫的时候，你和南轩太子搂搂抱抱的，那个时候怎么没想起来男女授受不亲？还有今日，在六扇门的大堂，自始至终，你和冷煜不是也一直两手交握在一起吗？还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彼时，你又怎么不想起男女授受不亲？”

商慕炎继续渡着真气，似是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冷冷地？苏月一震，那一刻，她有个很明确的认知，那便是这个男人隐隐在生气。他生气？他气什么？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提起行宫？苏月心脏莫名其妙地抽痛起来。

“那不一样！”在行宫那个时候，连心脏似乎都被剜掉了，连流血喊痛的机会都没有给她，她哪儿还有心情顾及什么男女授受不亲……而今日在大堂，冷煜这般握着她，那也是因为她身子虚弱，几乎站立不稳，而她又不想被人看轻，所以便也没有拒绝。

手中温暖骤然消失，男人蓦地将手收回。

怎么了？苏月一脸莫名，抬眼间蓦地对上男人的眸子。那感觉，竟有一瞬间的熟悉！

“什么不一样？人不一样是吗？他是冷煜，如今是本王！”黑暗中，男人似乎是微微笑着，声音也极淡，可不知为何，愣是让人听出了几分逼人的寒凉。

苏月哑然。这算是男人的好胜心？愣了愣，她也懒得解释，更何况此时这男人已然转过身去留给了她一个冷硬的后背……又是一个反复无常的男人。难道皇室中的男人都这

样？霸道、无常。她弯了弯唇，也无心无理睬，就想着趁身上的真气未褪，赶快让自己睡着。

夜色渐深，冷风呜咽着，肆无忌惮地从缝隙里钻进来，大牢里冷得如同冰窖一般。又冷又不舒服，苏月蹙了蹙眉，幽幽转醒。

大牢里很静，偌大的大牢，墙壁上只有一盏麻油灯发出昏黄暗淡的光。苏月这才发现，自己身上不知几时披了一件袍子，借着微弱的灯火，她认出是商慕炎的衣物。

心中一动，她侧首看过去，就看到男人身着白色中衣的背影，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背对着她，看不到他的脸，也不知道是睡着，还是醒着。

刚想张嘴喊他一下，喉咙里蓦地一阵痒涩，似乎有千万只小虫在蠕动一般，很难受，她禁不住咳了起来。

没想到这一咳，便停不住了。越咳嗓子里越发干痒难耐，虽极力隐忍，却还是难以抑制地咳出声来。糟了，怕是染上风寒了。

“谁啊，这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是啊，咳咳咳，怎么还没咳死？”

“就是，倒八辈子霉了，怎么和这种人关在一起，明日咱们集体申请换牢房。”

不满的叫嚷声此起彼伏。

苏月蹙眉，忙涨着脸强自憋着，却没想到一忍，一口气没上来，差些晕厥过去。缓了口气，嗓子就像着火了一般，咳得反而更厉害了。

“谁那么想睡，让你长眠可好？”男人低沉的声音在寒凉的空气中骤然响起。声音不大，却如同腊月飞霜，响在寒如冰窖的静夜里，似乎即刻就能让人毙命。四周顿时俱寂，只能听见女子不断的咳嗽声。

“来人！”商慕炎低沉的声音再度响起。

好一会儿，一个狱卒才睡眼惺忪地过来，不耐地嚷嚷，“谁啊？深更半夜，叫什么叫，叫魂啊？”待上前，发现叫他之人是商慕炎，顿时一骇，忙不迭堆着笑问道：“八爷，发生什么事儿了？”

商慕炎识得他，正是今日被自己一脚踹飞的那个狱卒，便冷着脸，道：“本王受伤了，去替本王请个大夫过来！”

受伤？狱卒提着灯笼疑惑地照过去，果然看见商慕炎正捂着自己的胳膊，殷红的血从指缝里潺潺往外冒，一大截白色中衣的袍袖都被染成刺目的赤红。

狱卒大骇，岂敢怠慢，这虽说是戴罪之身，可毕竟是个王爷，而且有没有罪，也还不一定，如若在他值夜时出个什么闪失，他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狱卒慌忙朝外跑。

这厢，苏月听说商慕炎受伤了，也是一骇。

“商慕炎，你哪儿受伤了？还好吧？咳咳……”可能是咳的时间长了，声音有些沙哑。光线很弱，视线也不清明，她吃力地往商慕炎那头挪了挪，想看看他发生了什么。

“嗯，刚才往下坐的时候臀上不知道扎了什么，流血不止，怎么？你要看吗？”

臀上？苏月险些被自己的口水呛住，咳得更大声了，咳得小脸通红，半天没有止住。

约莫一炷香的工夫，大夫便随着狱卒匆匆而来。

狱卒打着灯笼，大夫仔细检查着商慕炎的伤口。借着灯笼的光线，苏月亦是担忧地看过去。这才发现，明明是手臂，那个男人竟然说是臀上。一时又羞又恼，要不是咳嗽咳得难受至极，她铁定要骂死他。

“血流得多了些，好在伤口不深，换上几服药就能好了！”大夫拿出纱布替商慕炎包扎了起来。

“多谢！”商慕炎微微一笑，灯笼的光打在脸上，一片氤氲的橘色，配上雕琢一般的五官，恍若谪仙。他眼梢轻抬，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女子。

“劳烦大夫也去瞧瞧隔壁那人，咳得本王根本无法入睡！”握了大夫的手，商慕炎皱眉，有些嫌恶地瞥了瞥还在咳的苏月。

一抹冷硬入了手心，大夫垂眸，掌心处一锭银子横陈。大夫怔了怔，恭敬地应道：“好！”

等大夫开好药，狱卒抓好药，又煎好药端过来，苏月服下时，天已经大亮。

或许是一夜未睡的缘故，再加上药物的作用，白日里牢房又很暖和，苏月昏昏沉沉睡了一日，中间只被商慕炎强行喊起来用过午膳和晚膳。

不过，咳嗽明显好了很多。商慕寒依旧没有来。

不知不觉，又到了夜里。今夜似乎比昨夜还要冷，即使裹着商慕炎的袍子，苏月依旧被冻醒了。将干草往身上拢了拢，她刚闭上了眼，准备强行睡过去，心脏却骤然疼了一下。那感觉如同瞬间被什么尖锐的利器刺入，只一下就让她疼得无法呼吸。

单手抚上胸口，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了出来……果然，下一刻，那种针锥般的刺痛如同雨点一般密密麻麻地聚满心脏，然后，又以极快的速度向四肢百骸蔓延开来。

怎么可能？蛊虫？是婆婆她……头上冷汗直冒，她蠕动着干涸的唇瓣，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为什么？她放蛊，只不过是让他们放心放她走。那现在，她又威胁到了谁？

婆婆，你怎么就真的忍心这般对我？你怎么忍心啊？泪水和着汗水在脸上无声地流淌，她张着嘴，大口地喘着气。可是，依旧呼吸困难，那感觉仿佛溺了水一般。

全身蛊虫躁动，在血液里叫嚣、奔腾、噬咬，她疼得在干草上翻滚起来。

“苏月？”男人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隐隐带着一丝慌乱。

“商……救我！”她喘着粗气喊完这一句，便没了知觉。

迷迷糊糊中，似乎听到商慕炎喊“来人”的声音，接着就听到当啷一声似乎是牢房链

锁跌落在地的声音，再接着似乎有人影来至身前。周身有淡淡的松香气，像是商慕炎，又像是商慕寒，她想看清，却怎么也睁不开眼睛，再后来，她再一次失去了知觉……

★

夜，越发深沉。

四王府，望月小筑的院子里，商慕寒负手而立，凤眸微凝，一瞬不瞬地望着漆黑一片的主厢房。曾经每日夜里，住在那里的一個女子都会留一盏烛火，如今……

一声吱呀的细响，旁侧偏房的门被人打开，一个妇人缓缓走了出来，看到他微微一愣。淡敛了目光，妇人悄声上前，对着他的背影微微一鞠，“爷不是在六扇门吗？这么晚了，回四王府可是有事？”

商慕寒瞳孔一敛，一抹寒光从眸底掠过，他缓缓转过身，面对着妇人，唇角浅浅勾起一抹冷笑，“婆婆何须明知故问？婆婆做了什么，本王便为了什么而回。”

妇人愣了愣，一脸愕然，“爷是什么意思？”

“本王什么意思？”商慕寒唇角冷笑更甚，目光沉沉从她的脸上掠开，转眸看向天边的残月，轻轻摇了摇头，“婆婆怎么就下得了手？”

妇人又是一震，越发觉得莫名其妙，略略不悦地拢了眉心，沉声道：“请爷把话说清楚，我到底做了什么……”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却是蓦地被男人打断。

“如果你只是想试试苏月那日植下的蛊虫到底是真是假，那么，现在本王告诉你，千真万确，你适可而止。如果你是见不得本王跟她在一起，想置她于死地，那么，本王警告你，她死，大家全部一起死！”男人转眸，目光落在她的脸上，声音不大，却句句如冰，就那么一字一字钝进人的心里。

妇人身子一晃，被他的口气吓住，也被他的话震住。这个男人几时跟她这样说过话？她死，大家全部一起死？大家全部？也包括她的洋儿吗？

妇人苍白着脸，有些颤抖地看着他，“爷是说，月儿被催动了蛊虫？”

“不然呢？”男人面色冷峻，口气寒凉。

妇人惊愕，几乎想也没想就轻叫出声，“我没有！”

“没有？”男人鼻子里发出一声冷笑。

“我真的没有！”妇人摇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我真的没有用母蛊去催动月儿身上的蛊虫。”

“那为何苏月被蛊虫摧残得生不如死？”男人眸光如刀，冷冷地逼视着她，似乎要窥到人心里的最深处。

妇人一骇，将目光掠开，心中却是愕然不已。怎么会？拧了眉心，她细细一思忖，蓦地想起什么，抬眸，“能催动她体内子蛊的也不是只有母蛊，有些药物也可以，她近日有没有食什么药？譬如胡颓子根……”

胡颓子根？男人眸光一敛，就想起昨夜大夫给她开的治疗咳嗽的药物，可不就是胡颓子根。俊眉微蹙，他转眸望定妇人，“如何解？”

“药物催动，就得药物抑制。”

妇人轻声叹出一口气，伸手自袖中取出一个小瓷瓶，递到男人面前，“给月儿食下吧。”

男人没有接，而是凤眸深深地望着她。

“怎么？爷是不相信这是可以抑制的药物，还是怀疑这里面藏着剧毒？”她微微弯了弯唇，挤出一抹苦涩的笑意。

男人沉眸，伸手将瓷瓶接过，紧紧攥进手心，抬步就往外面走，走了两步却又顿住，回头，“如何才能将苏月体内蛊虫去除？”

妇人微微一怔，没有想到他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沉默了片刻，才道：“如果我说，我也只知道怎样植入子蛊，怎样用母蛊催动，却不知如何将子蛊去除，爷信吗？”

男人身子微微一晃，微抿了唇沉默，片刻，又蓦地转身，疾步往外而去。

妇人怔怔望着他脚步翩跹的背影，骤然开了口：“爷很想去除月儿身上的蛊虫？”

男人脚步一顿，没有回头，“是！”

“那爷就不担心，她失去控制吗？”

“失去控制？”男人低低一笑，转过身来，“婆婆养了她十几年，应该比本王更了解她，婆婆说，依她的性子，如果不想被人控制，一个小小的蛊虫奈何得了她吗？”

妇人身子一震。是啊，一个死都不怕的人，又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去控制她的呢？如果她怕，她就不会自己主动植入蛊虫。

“可是……”气息骤沉，哽在喉咙里，她也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

“就算没有蛊虫，苏月会不会做出什么对婆婆不利的事，本王觉得，婆婆应该心中有数。”

男人凤眸夹着一丝冷讽的笑意，轻轻睇过她，转过身，又继续往外走。

她脚下一软，瞬间苍白了脸色……

★

商慕炎回到大牢的时候，苏月还没有醒。其实也不是没有醒，而是他离开之前，点了她的睡穴。

伸手探上她的脉搏，蛊虫仍在叫嚣，可是，他也能明显地感觉到，她体内有一股力量在强撑着，在与那些癫狂的蛊虫抗衡。

那是什么，他很清楚。人的意志力。有时，他真的很佩服这个女人，她似乎有着惊人的生命力，无论多么绝望的逆境，她都能挺过来，她总是笑着，笑着面对一切伤害一切痛。可是没有人知道，每次就是那一抹笑，深深刺痛着他的眼睛，就是那一抹笑，让他一

颗心痛到流血颤抖。

“苏月……”他上前，将那瘦削孱弱的身子抱在怀里。

★

迷迷糊糊中，苏月觉得自己的身子在浮浮沉沉，耳边不断有各种响声，然后，她身子一轻，似乎是被谁抱了起来，若有若无的轻叹从耳边拂过。

接着就有温热的硬物触碰她咬破的唇，似是杯子，她本能地张嘴，一股略带腥苦药味的温水入了喉。艰难地吞咽，药水有些不受控制地自嘴角溢出。

蓦地唇上一重，有熟悉的男人气息逼近，温热柔软在她唇上辗转，药汁被缓缓哺入她的口中。

叫嚣的身子慢慢地、慢慢地归于平静，苏月也缓缓地睁开眼睛，入眼是男人俊美无俦的脸，虽然光线很弱，她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蓦地意识到什么，她抬手朝男人胸口一推，“你……你怎么在我的牢里？”

还抱着她？那她梦里用吻喂药给她的，是不是也是他？她脸上一热，又戒备地往后挪了挪身子。

男人一声轻叹，起身站起，优雅地掸了掸袍子上沾的枯草，摇头，“真没见过你这般没有良心的女人，本王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就这态度？”

苏月一怔，这才想起蛊虫的事。他……他如何救的她？目光所及之处，就看到男人脚边一个药碗，然后，男人的衣着，分明是六扇门狱卒的装扮。蓦地意识到什么，她回头看向他的那间牢房，果然，就看到一个人身着他的衣袍，脸朝内躺在里面一动不动。

“你——”她愕然回过头看着他。

商慕炎眉眼一弯，笑得绝艳无边，“你以为，一个小小的牢笼就困得住本王？”

男人一边说，一边往外走，轻轻松松落了牢门的链锁，弓身走了出去，又不徐不疾地将链锁锁上，然后回到自己的牢房，将自己身上的狱卒服脱下，跟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那个男人对换了衣袍，末了，又将那个男人拖出牢房，让其靠在墙壁边，最后，又回到自己的牢房，将自己牢门的链锁锁好后，隔空劈出一道掌风，击向昏迷狱卒的肩胛处。

昏迷狱卒幽幽转醒，摸着头迷茫地看着四周，不知发生了何事，好半晌似乎才有点回过神，进来巡视了一遍牢中状况，便出了大牢。

苏月震惊地看着这一切。男人已靠在她旁边不远处的木柱边坐下。

“你的手臂……还好吧？”苏月幽幽开口，方才他脱下衣袍的时候，她看到他手臂上的白色纱布上有一大块血染的殷红。

她不是傻子，她当然知道昨夜，他是故意弄伤了自己，为她找来了大夫。不然，一个人好好地待在空空的大牢里面，怎么会手臂受伤？今夜，又是。他将狱卒击晕，自己金蝉脱壳，就是为了去帮她弄药，是吗？

“没事。”男人淡然开口，将中衣的袖管放下来，盖住自己的伤口。

“八爷为何要对我这么好？”这个问题一直盘亘在她心里很久，那日她问，他说他喜欢她，她当然知道那是玩笑，她想知道真实的答案。

男人大手微微一顿，默了片刻，侧过头看向她，眸光微凝，“难道你不值得别人对你好吗？”

苏月错愕抬眸，怔怔看着男人，微抿着唇，竟一时无话。

男人微微一笑，将目光收回，又低下眉眼，轻轻擦拭着乌头金线软履上的灰尘。

苏月有些浑噩，失神了片刻，又蓦地想起另外一件事来，“你的药是怎么弄到的？”她可不是一般的病，她是蛊，被那个养她十几年的亲人催动了蛊。

男人怔了怔，没回头，“你是因为食了治疗咳嗽的胡颓子根，催动了血液里的蛊虫，本王只是去弄了些胡颓子根的抗药。”

蛊虫？要不是坐着，苏月想，她肯定早已跌倒在地上。

“你知道？”她愕然瞪大眸子，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他知道她身上植了蛊？

“是。”相反，男人反应却很清淡，理了理袍角，他侧首看向她，“本王懂医，一探你的脉搏就知道怎么回事。”

懂医？苏月怔了怔，原来他也懂医。皇室的子孙都要学习岐黄之术吗？他会，他也会。

她以为男人要问她蛊虫是怎么来的，没有，只字未问，反而跟她又强调了一遍发病的原因，“是药物催动了那些蛊虫，食下抗药便可抑制，现在没事了。”

“哦。”苏月淡淡垂下眼眸。

原来是药物，她还以为是瞎婆婆。说不出心中的感觉，她抬眸望过去，一本正经道：“商慕炎，谢谢你！”她是真诚的、发自肺腑的。这世上温暖太少，不论他是出于什么心思，至少，几次救她，是真的。

男人眸光微闪，将视线掠开，在她看不到的方向，微微拧了拧眉心，笑道：“光嘴上说谢谢有什么用？要来点实际的才行。”

“那你想怎样？”她现在可是身无分文，什么都没有。

男人侧首，凤眸含笑睨着她，光线有些暗，看不大清楚他脸上的表情，只看得到那盈盈流动的眸光在暗夜里熠熠生辉。他凝了她一会儿，忽而开口：“譬如以身相许。”

晕。苏月险些被自己的口水呛住。这个男人，果然不能当正常人看。

“懒得跟你说。”苏月瞪了他一眼，将头转回来。

男人低低的笑声响起。

“折腾了一宿，睡吧！明日夜里本王再出去弄点御寒的东西来。”

苏月怔了怔，这坐牢敢情还坐出乐趣来了，也没有理会，拢了身上的袍子轻轻阖上

眼睛。

★

宫里面来人，是第二天，那时天已经擦黑。一个宣旨的太监和两个禁卫直接来了六扇门的牢房，宣景帝旨意，让苏月立即入宫。

苏月本想和隔壁牢房的商慕炎打声招呼，却见其面朝里躺在一堆枯草上面，一动不动。她知道，那厮又出去了。唯恐被太监和禁卫发现他不在，她哪里敢多说一言，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地就跟着三人出了牢房，就怕他们瞧出什么端倪来。

她被直接带到了龙吟宫。

景帝一身明黄，坐在龙案后面，手执御笔批着奏章，他们一行人进去，他眉眼也不抬，专注着手中的奏章，不时重重落下一笔，洋洋洒洒留下几字。

苏月跪在地上，落落行礼。她以为这般紧急将她召进宫，是商慕寒回来了。因为景帝说过，等商慕寒回来再定夺她的罪。可是，没有，那个男人不在。

除了太监宫女，龙吟宫里就景帝一人。因为没有得到回应，她便一直跪在地上。一直等到手中奏折都批完，景帝才缓缓抬起头，目光淡淡落在她的身上。

“知道朕为何宣你入宫？”将手中奏折啪的一声合上，景帝沉声开口。

苏月心口一颤，偷偷拿眼睨他，只见其面色冷峻、凤眸深沉，全然看不出心中意味。她垂眸想了想，道：“儿臣不知。”

★

城郊偏僻小院，男人环顾了一下四周，抬手，白璧纤长的手指微曲，轻轻叩响木扉。只一下，木扉就蓦地被人从里面拉开，速度之快，就像那人一直在门后边，就等着男人敲门的那一刻一般。

“爷，你终于来了！”

女子欣喜，如翩然的蝴蝶扑入男人怀中，男人长臂一捞，裹了她进屋，动作麻利迅速。

门被关上，屋里烛火如豆。男人缓缓放开怀中女子，“这几日待在这里可好？”

原本被男人突然放开，女子心中就不爽，骤闻男人这句，更是委屈不打一处来，噘了小嘴，不悦道：“就像坐牢一般，八爷说好不好？”

男人微微一笑，握了她的手，“委屈你了！”

女子见男人这般，又觉得气不出来，娇嗔道：“算了，如果事事都要跟八爷计较，如烟早被八爷气死了。”这个男人花名在外，也只有她知道，那真真仅是“花名在外”罢了。

其实，他对她算不错的，从没有将她当青楼风尘女子看待，但是，他对她又是凉薄的，凉薄得让她觉得，他就像从来都没有心一般。

那夜，她那般引诱，她都将自己脱光了送到他面前，他却只是平静地走到她前面，弯腰将地上的衣服拾起，披在她的身上。

他说：“本王今夜来，是有事情请你帮忙！”

他依旧还是没有要她。说实在的，那一刻，她很受伤，但是，她终究还是想也没想，就点头应允。没办法，这个男人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即使什么都不做，即使什么好听的话都不说，她也心甘情愿。

“明日，你就回去风月楼吧。”

“明日就回去？爷的事情搞定了么？”沈如烟疑惑地看着男人。

那日这个男人不是说，可能得十天半月吗？男人眸光微闪，淡声道：“嗯，已经搞定了。”

他又何尝不想跟那个女人多待几日，可是，景帝有言在先，如果三日不破案，就封了六扇门，明日是最后一天。

“回去以后知道怎么说吧？”

“知道，不就是被几个男人劫走了，几个男人还为了我起了内讧打了起来，所以才有那么多的血，最后，我趁几个男人不注意逃了出来。至于那块玉，是我看到八爷身上的那枚，仿照着做了一枚，是我的东西而已。是这样吗？我尊敬的八爷？”

男人淡淡一笑，蓦地，又敛了笑容，凤眸微眯，睇了一眼窗外的夜色，“本王不宜在外久留，先走了。”话落未落，人却已是抬了步往外走。

沈如烟一怔，软糯娇呼：“爷……”

男人脚步顿住，下一瞬，又转身往回走。如烟见状，有些意外，以为男人改了心意，心中一喜，刚准备迎上去，男人已行至跟前，伸出手臂。

她神魂俱荡，娇羞地将自己的身子送过去，却是蓦地感觉一抹软软的毛絮从肩头掠过。

“这个先借用一下。”没有预期地被裹入怀，男人已再次转身阔步往外走。

如烟身子一震，眸光探过去，只见男人手中拿了一件白色的狐裘，拉开了房门。

原来，他刚才的举措只是取她身后衣架上的那件狐裘，她还以为……

又是窘迫，又是失落，门吱呀一声开了，又吱呀一声被带上。

郊外的夜很静，也很凉，她抱了抱自己的胳膊，恍恍惚惚回神。

这春日的天气，他拿冬日穿的狐裘作甚？

★

商慕炎回到大牢的时候，大牢里静得出奇，昏暗的光线中，依稀可见在他的那间牢室里，那个穿着他衣袍的狱卒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他微微松了一口气，毕竟从城郊赶过来，他用了些时辰，不过还好。

伸手将牢门的链锁打开，他下意識地将目光往隔壁一探，却蓦地发现里面竟然没有人。呼吸一滞，他犹不相信，连忙走上前。

“苏月……”真的没有。这么晚了，她去了哪里？心中蓦地咯噔一下，他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连忙疾步回了自己牢室，将衣袍与那个昏睡的狱卒交换了过来，将狱卒丢出击醒，他问：“隔壁的四侧王妃哪里去了？”

狱卒浑浑噩噩，哪里知道。商慕炎这才想到这个男人方才被他点了睡穴呢，又怎会知道？

“来人！”他大叫了起来。

不一会儿，就有另外的狱卒闻声进来。还未等狱卒开口，商慕炎已是迫不及待地沉声问道：“隔壁的四侧王妃呢？”

“八爷就在隔壁不知道吗？”

“废话少说，快告诉本王！”商慕炎不耐地打断他的话。

狱卒一骇，忙不迭答道：“被当今圣上宣旨入了宫！”

商慕炎一震，手中的狐裘跌落在地上。两个狱卒疑惑地看着这不知从哪里来的白色狐裘，想问，又见他面色冷峻、薄唇紧抿，便也不敢多问一句。

骤然，商慕炎眸光一敛，掌风如电，快速击向牢房外的两个狱卒。两人眼睛一闭，身子软软地委顿在地上。

他拉开牢门，快速而出。他记得他的那个父皇说过，先将苏月收监，等四王爷商慕寒回来再做决断。可是，如今，他都没有露面，这个帝王又为何那般着急将苏月急召入宫？而且还是在夜里？

只有一个可能，他不敢想。其实，他早就知道，他的那个父皇对苏月动了杀意，以前或许是碍于没有很好的借口，毕竟商慕寒是他最疼爱的儿子，苏月的父亲还是当今宰相苏希白。

可是，如今，他有理由了是吗？身为王妃，与人私通，在皇室，是死罪，在民间，是浸猪笼。所以，这个男人逮着机会就出手了是吗？可是，既然要出手，为何又要放在六扇门关几日呢？关了，却又不等他商慕寒回来？

★

龙吟宫。

景帝冷笑，“你不知道朕为何宣你进宫？难道还不知道自己身为王妃，却跟别的男人私通，该当何罪吗？”

苏月眉心一跳，似乎有些意识过来这个帝王想做什么，手心顿时冷汗一冒，“儿臣没有与别的男人私通，请父皇明鉴！”

“没有？”景帝微微眯眸，眸中寒芒一闪，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道，“那朕问你，在殇州，你是不是跟南轩太子私自离开？”

苏月怔了怔，抿着唇点头，“是。”

“那朕再问你，在没来六扇门之前，你是不是准备和南轩太子回南轩？”

苏月眉心微拢，静默了片刻，“是。”

“朕最后问你，那日在六扇门，你和南轩太子是不是手牵手、语言亲昵、行为暧昧？”

苏月愕然抬眸，略略怔愣之后，忙不迭解释道：“手牵手儿臣承认，那是因为儿臣身子不好，冷煜须扶着儿臣。可是语言亲昵、行为暧昧儿臣却不能苟同，父皇也不能因此就说儿臣与人私通。”

“为何不能？难道非要被人捉奸在场，才算私通吗？”一道冷冽男声骤然响起，来自门口。

所有人一震，声音何其熟悉。

景帝眉心几不可察地微微一拧，凤眸轻敛，目光从苏月身上掠开，瞥向门口。

苏月仍旧跪在那里，低垂着眉眼，没有回头，亦是没有动，只听得来人脚步轻盈、缓步上前。

他终于出现了。也不知自己出于什么心理，她竟是弯了弯唇角，自嘲地弯起了唇角，眼梢轻抬，余光所及之处就看到来人颀长的影子投在自己脚边的白玉石地面上。

那人在她的旁边站定，对着景帝躬身一鞠，“父皇！”

一旁的高公公也连忙跟来人行礼，“四爷！”

苏月依旧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景帝轻轻抬了抬手，声音略带疲惫，“老四，你回来得正好，苏月她……”

“儿臣都已听说了。”商慕寒轻声将景帝的话打断，缓缓侧首，睇向跪于身侧的女子。

感觉到男人沉沉的目光盘旋压碾在头顶，苏月轻轻咬了咬唇，便也缓缓抬起头，迎着男人的视线望过去。她并不亏欠这个人什么，她为何要将自己摆低。

几日不见，他还是那个样子。一袭绛紫锦袍，身姿伟岸，覆在脸上的银面在宫灯的折射下闪着冷硬的光。就那样立在那里看着她，目光清冷。

他真的很高，而且她还是跪姿，所以，她得将脸仰着才能对上他的视线。

四目相撞，他眸光微微一闪，等苏月捕捉，却已只剩下冷凝。

他不说话，她亦不主动开口。她想好了，如果要追究她跟冷煜私自离开殇州的事，她就会说，那夜是他让她走的，不是吗？

良久的静谧。